

山东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太阳照常升起》宗教意蕴初探

---

姓名：高灿灿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指导教师：于冬云

---

20090608

## 《太阳照常升起》宗教意蕴初探

### 中文摘要

《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复杂的宗教状况。小说所反映的宗教状况折射的不仅是信仰问题，还有对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民族问题的争论和思虑。笔者从宗教角度入手，深入分析文本对宗教历史的独特处理，挖掘出文本中潜藏着的独特宗教意蕴。

第一部分介绍 20 世纪初期美国宗教情况。20 世纪初期，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促进了美国宗教事业发展，也同时激化了清教、天主教、犹太教之间的冲突。但是，教会在教徒数量和物质实力方面的壮大，并没有扭转它在世俗社会中影响力衰退的趋势。新旧世纪之交美国教会依然面临严峻的世俗化挑战，传统宗教神圣的影响力在世俗化进程中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了。

第二部分解析《太阳照常升起》中展现的 20 世纪初期美国宗教状况。在小说中犹太人罗伯特·科恩分明是反犹太主义的替罪羊。天主教神父与比尔的对望弥漫着教派冲突的硝烟。比尔和杰克对“清教徒”这一称呼的回避呼应了 20 世纪初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清教主义”运动，这种反清教传统的态度在青年们开怀畅饮的消费享乐生活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而这些恰恰正是教会对社会习俗绝对控制力衰弱的表现。青年一代把与传统的对抗表现得十分张扬，但事实上他们也深受传统影响，罗梅罗的爱情使得“新女性”勃莱特面临传统与现代的两面夹击，在抉择过程中，暴露出她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质。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宗教态度。杰克·巴恩斯具有反犹太主义倾向，杰克的反犹太主义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科恩的忌妒。杰克的天主教信仰使他可以借力于美国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费吹灰之力就与备受蔑视的“清教主义”摆脱关系，但是，在杰克的性格与部分生活习惯中，古老的清教伦理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西班牙之行是杰克寻求宗教拯救的朝圣之旅，杰克在旅途中坚定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但是，伴随着急速的世俗化进程，宗教的拯救于现代人而言不免显得乏力。同时，杰克的朝圣之旅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宗教朝圣之外，杰克更是钟情于西班牙的自然景色、享受山

区钓鱼的乐趣、沉浸在潘普洛纳的斗牛仪式中，最终将他们的故事诉诸笔端，这些具有审美意味的救赎途径成为杰克宗教救赎之旅的有效补充。

**关键词：**《太阳照常升起》；宗教意蕴；杰克·巴恩斯

**分类号：**I106.4

## Research on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 of *The Sun Also Rises*

### Abstract

Through the story's settings and characters, *The Sun Also Rises* shows the complex religious situations of United Stat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ligious situations in the novel reflect not only the questions of religious faith, but also the debate and the thought about society, history, culture and even race. I will study the novel in the view of religion, explaining the novel's unique dealing with religious situations, digging out the hidden religious implication from the novel.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n, the massive influx of immigrant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igion, but also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 among Protestantism, Catholicism and Judaism. However,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in the area of the number of believers and material strength does not reverse the trend of decline of the religious influence in the secular society. The church is still facing severe secularization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has irrevocably gone.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religious situations in United States showed by *The Sun Also Rises*. Robert Cohn as the Jew in the novel is the scapegoat for anti-Semitism. Catholic priest and Bill who stared at each other on the train presented clear sectarian conflict. The avoidance towards the puritan echoes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anti-Puritanism campaig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uch anti-traditional attitude is fully embodied in hedonism; however, it displays the weakness of the Church's absolute control on customs. Although it seems to be obvious that the young generation bid the tradition defiance, they are still influenced by tradition in fact. Romero's love makes the "new woman" Brett Ashley in the dilemma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tradition. The process of her choice exposed her coexistence of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aracteristics.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main protagonist Jack Barnes' religious attitudes. Jack Barnes has a tendency to anti-Semitism. On the one hand,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surroundings; on the other hand, Jack is envious of Cohn. Jack's Catholic faith enables him to break away from Puritanism by tensions between the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in United States, but the oldest traces of the Puritan ethic is still clearly visible in Jack's character and some habits. The trip to Spain is a holy pilgrimage to seek religious rescue for Jack, on the trip, he firms his own Catholic faith. But, along with the rapid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religious rescue in the modern time become weak. At the same time, Jack's pilgrimage has modern overtones. Jack loves natural scenery in Spain, enjoys the fun of fishing, immerses himself in the Pamplona's Bull ceremony and ultimately resorts to writing. These salvations that have aesthetic meaning become effective supplements for Jack's religious pilgrimage.

**Key Words:** *The Sun Also Rises*; Religious Implication; Jack Barnes

##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高灿灿 导师签字：于冬云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高灿灿 导师签字：于冬云

签字日期：2009年6月8日

签字日期：2009年6月8日

## 引 言

作为历史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惯，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精神核心之一，它渗透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每一个领域，对西方文学影响极其深远。《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一部反映时代的小说，其中的叙述描写涉及了大量的宗教史实，这为我们从宗教角度对《太阳照常升起》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进一步挖掘小说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可能。

在国外，《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伊始就遭到了具有宗教正统观念人士的批评，认为这是一部败坏道德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马尔科姆·考利出版了专著《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书中以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迷惘的一代”的思想、艺术探索与美国清教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考利的见解为从宗教角度理解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基督教与《圣经》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学界早已不是新鲜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史丹利·沃瑟姆通过比较海明威与亨利·詹姆斯对待法国流放生活的不同态度，认为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暗示性地谴责了青年人宗教背叛的行为。1988年，著名海明威专家琳达·W·瓦格纳—马丁在论文《再论海明威对英雄的寻找》中，认为《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与《圣经》中的雅各具有并行关系，她将两者进行文学上的类比，成功地证明了杰克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强调了杰克、罗梅罗这些信教者和不信教的迈克、科恩和勃莱特这些角色之间的冲突。1988年，迈克尔·S·雷诺兹出版了专著《〈太阳照常升起〉：二十年代的小说》，雷诺兹认为小说通过对朝圣地卢尔德、教堂以及具有宗教净化意义的洗澡、游泳等细节的一再重复，强调了杰克的不息的宗教渴求，而同时，这种得不到满足的宗教需求也说明了在20世纪20年代宗教已经担当不起重建秩序的重任。1988年，玛丽·安·C·克兹在《〈太阳照常升起〉与

《罗兰之歌》》一文中，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指出了《太阳照常升起》中西班牙部分的叙事与《罗兰之歌》在故事情节、人物设计、叙事场景安排等方面的相似，她认为两者在叙事上完全是同构的。

20世纪80年代，在《海明威评论》出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专号中，有评论者指出《太阳照常升起》主人公从巴黎到西班牙的旅行结构是“朝圣小说的结构”。美国学者H. R. 斯通贝克在其论文 *From the rue Saint-Jacques to the Pass of Roland to the “Unfinished Church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中，分析了《太阳照常升起》中所涉及的城市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小说中杰克的西班牙之行是一次未完成的圣地亚哥朝圣之旅，是主人公杰克·巴恩斯从巴黎、龙塞瓦斯蒂安、潘普洛纳去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的朝圣之旅，雅各这个名字则正是圣地亚哥朝圣者的共同的称谓。文中分析杰克天主教徒身份自我确认的心路过程，论证了杰克不是一个交由旅行社代理一切的假日旅游者，而是在古老的圣雅各之路上的朝圣者。

20世纪80年代，Barry Gross 直截了当地提到海明威的反犹主义，他认为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从不让读者忘却科恩是一个犹太人。1998年 Ron Berman 在《海明威评论》上发表论文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The Sun Also Rises*，文中分析了海明威反犹主义、反对清教主义倾向和崇尚天主教的原因，认为作品对科恩的嘲弄，不仅仅源于科恩的犹太人身份，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行思想代表了新教的理想。2000年秋季出版的《美国小说研究》中，丹尼尔·S·特拉伯(Daniel S. Traber)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白人性及其对‘他者’的抵制》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与异教层次上揭示出了主人公杰克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的复杂性。2006年的《海明威评论》中，Jeremy Kaye 的 *The “Whine” Of Jewish Manhood: Re-reading Hemingway’s Anti-Semitism, Reimagining Robert Cohn* 论述了作品中的反犹太倾向，认为具有健康体魄、翩翩风度的科恩所具有的优秀特征使他成为杰克自卑和焦虑情绪的替罪羊。

国内有关《太阳照常升起》宗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都是一些零散的评论。

1999年，陈光明发表论文《英美作家化用〈圣经〉典故及其方法》其中涉及并且分析了《太阳照常升起》题目、卷首引言、结构、内容等几个方面与《旧约·传



道书》的关联。2004年,苏顺强在《论海明威与基督宗教关系》一文中,将《太阳照常升起》作为海明威与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旁证。他指出,《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对宗教的游离态度和不安情绪,正是海明威矛盾复杂的宗教情感的真实反映。宗教对海明威创作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表层的形式上,而且表现在深层的主题和精神上。就《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来说,表层形式的影响表现为小说源自于《圣经·传道书》题目和卷首引言,深层主题和精神的影响表现为两点,其一表现为杰克的悲观意识受到了基督教悲观主义的影响,另一点表现为杰克采取了基督教超越性的解救途径,他在斗牛士罗梅罗身上找到了生活的新准则,找到了痛苦人生的精神出路,基督教认为,要超越一切痛苦和不幸,就必须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借助信仰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实现生命的终极意义。2004年,曹明伦在《海明威死亡意识中的宗教因素》中,把死亡意识和影响研究结合在一起,分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卷首引言,认为海明威不仅学到了《圣经》简约、洗练的文体风格,还包括有关生死的天道玄机。2007年,王伟发表《耶稣意象在海明威硬汉小说中的呈现及变形》,从耶稣原型角度解读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论文指出海明威在创作中将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耶稣意象由拯救者形象转化为维护自我尊严、恪守男性准则、具有人格力度的硬汉形象,从而完成了耶稣原型向世俗化的转轨。他认为《太阳照常升起》中悲剧主角硬汉杰克·巴恩斯,身上明显带有“受难的耶稣”的影子。

至今,国内尚没有从宗教角度研究《太阳照常升起》的专论,本文将尝试做这方面的努力。笔者认为,从宗教角度对《太阳照常升起》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出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可以使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

本文将以宗教作为解读《太阳照常升起》的切入点,揭示《太阳照常升起》产生时代的宗教背景作为从宗教角度理解小说的依据,探讨《太阳照常升起》所展示的20世纪20年代的宗教情况,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不同宗教态度及其所蕴含的多元的宗教价值取向,进而深入挖掘隐含在作品深处的宗教精神,展示小说所蕴含的宗教意蕴。

## 一、20 世纪初期美国宗教状况——《太阳照常升起》的宗教背景

20 世纪初期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极大地壮大了美国各个教派的势力，美国教会事业迅速发展，但同时，大规模移民导致了具有排外情绪的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卷土重来，诸多与宗教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呈风起云涌之势，与本土主义紧密联系的美国清教霸权通过轰轰烈烈的反犹主义、反天主教宣传和行动进行着捍卫战。

从更广的视角上来察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不断发展，新旧世纪之交美国教会的发展壮大实则是一种宗教世俗化的扩张，而其精神力量却变得相对微弱。在一系列新的理性思潮和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下，传统宗教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可以影响和控制一切的神圣性。青年一代强烈地要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投入到消费享乐的时代大潮之中，一些反传统的知识青年将“清教主义”<sup>[1]</sup>竖立成批判的靶子，对之进行猛烈的批判，这些叛逆的举动加剧了宗教精神控制力的“衰弱”。

### （一）移民问题与宗教矛盾的突起

19 世纪后期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工业化的浪潮吸引着无数移民涌向美国寻求致富的机遇，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移民限额法”颁布为止，这一时期来到美国的移民达到 2000 多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欧地区，他们分别信奉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教徒的数字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迅速递增，美国的宗教势力也得到了发展的良好条件。“20 世纪初的美国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基督教国家”，其“势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sup>[2]</sup>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仍是美国教会中的三大主要宗教势力。在这三大宗教中，新教徒仍占优势，其次是罗马天主教徒，再次是犹太教。

20 世纪初，美国本土的新教势力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状态。1906 年，新教各团体共有教徒 2000 多万人，到 1916 年增加到 2600 多万人。大量犹太教徒、天主教徒移民的到来，壮大了美国的犹太教、天主教的人马，却同时也对本土的新教优势地位构成了威胁。美国新教徒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逐渐下降，新教在美国

一统天下的地位开始被打破。这引发了美国土生白人和新教徒的恐慌，20世纪20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两项限制移民入境数量的法案。本土的一些组织掀起了美国本土主义运动，以此来反对这些外来移民。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一场以排外思想为理论根基，以反对天主教、犹太教等移民为主要任务，以维护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为主要目标的运动。<sup>[3]</sup>建国以来，美国就成为一个白人的国家，WASP<sup>[4]</sup>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当本土主义把反对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时，他们是要维护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的利益。美国本土主义运动与移民问题紧密相连，与美国主流宗教霸权的维护不可分割。美国本土主义的第三次高潮就是20世纪20年代以新“三K党”<sup>[5]</sup>为代表的反对天主教、犹太教、黑人等移民的本土主义组织的猖獗。新“三K党”成立于1915年，是一个由出生在美国的白人新教徒组成，反对天主教徒、犹太人及其他外来少数民族的，以“天主教威胁论”为主要观点之一的美国本土主义组织。美国本土普遍存在的对移民的恐惧，为三K党的盛行创造了机会，三K党组织因此在20年代进入了最猖狂的时期，他们开始袭击犹太人、东方人和黑人，后来集中攻击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与天主教有联系的教会和外国人。

20世纪初是反犹主义猖獗的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东欧、苏俄和南欧国家的犹太人如潮水般地涌入美国，使犹太移民人数激增。1715年时，北美犹太人仅有3000人左右，1800年为25万，1900年为100万，1917年达到350万，10年后增至420万。这些犹太人建造自己的教堂、学校、医院、互助社团，创办自己的报刊、开创自己的文学，犹太人还是经商高手、是美国工商界的活跃分子。他们在文学、艺术、科学、法律、经济、医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世纪初期狂热的美国本土主义者把犹太人作为主要的排挤对象。

基督教徒仇视犹太人，由来已久。据《新约全书》中《福音书》的传说，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因背叛犹太教另立新派，被犹太王希律囚禁后送给罗马总督彼拉多，而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由此播下了两教仇恨的种子。基督教会为犹太人罗织了许多罪名，在罗马教会的挑动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矛盾逐步扩大到宗教之外的领域，他们把犹太人形容为永遭上帝唾弃和谴责的一个邪恶民族。由于这种普遍、深刻和持久的对犹太人的敌视，19世纪后期，德国人威廉·马尔创造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用来指各种形式的对犹太人的

敌视情绪和行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均源于基督教，所以来自东、南欧地区的移民中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与美国新教徒一样，都拥有基督教反犹的宗教文化传统，对犹太人有着天然敌对的宗教情绪，他们同样是美国反犹主义队列中的重要成员。

美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建立在早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敌对描述之上并加以发挥。中世纪基督教会把犹太人视作利欲熏心之辈，这种观点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例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刻画的利欲熏心的犹太人形象。其实，中世纪时基督教禁止放债取息，而犹太人不受此限制，可以从事高利贷或其它商业活动，从而成为基督徒经济生活中的有力竞争对手，所以犹太人的商业活动会被基督徒冠以骂名和予以丑化。世纪之交，在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中，在美国获得经济成功的犹太人又背负上了“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破坏美国人血统的贱民”、“国家的颠覆性的因素”等骂名。除此之外，犹太人千百年来勤勉奋斗、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其子女受教育的程度远高于其他移民，甚至高于美国本土居民，这引起了美国本土主义者的不满情绪和仇视心理。

犹太人在美国的日益崛起使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仇恨不已。“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偏见之中，很少有基督徒不曾轻视过亚伯拉罕的子孙。”<sup>[6]</sup>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到强烈的攻击。

在美国特定的宗教环境的催发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成为“美国反犹太主义运动的高峰时期”。反犹太主义者不止在一个城市用枪向犹太会堂扫射，针对犹太人的纵火与爆炸并不鲜见，墙壁上有反犹太的涂鸦，在各地的犹太墓地，有数百座墓碑被推倒。美国有不少反犹组织，其成员印刷并发放反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报纸，这些反犹组织还得到某些大资本家的赞助。在文化教育上，美国新教徒害怕犹太人利用大学教育同化到美国“白人”文化之中，哥伦比亚大学在1919年制定限制犹太人入学的措施，不久，常春藤联盟相继采用这项措施并且认为犹太人是“不讲卫生的、不雅的，喧闹的、固执的”<sup>[7]</sup>，1922年，哈佛大学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维尔宣布他将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公开做大部分常春藤联盟大学私下里所做的事情。

天主教与新教的纷争一直是基督教内部一个巨大的矛盾。自16世纪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在欧洲许多地区备受天主教会迫害，大多逃往美国避难，因而在美

国新教徒眼中，天主教教义和教皇体系是一宗罪恶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教派之争的宿怨，他们还认为天主教将危及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美国新教徒中反天主教的情感要强于对无神论的担忧：在共和党看来，天主教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缺乏对美国的最终认同感，他们不仅忠诚于外国的权威，而且拒绝把美国视作一个文化上统一的国家”<sup>[6]</sup>。当时的一位美国作家这样写道，如果天主教在美国得势，所有的美国人都要屈膝跪拜于罗马教皇面前，否则将被其敲碎。<sup>[9]</sup>新教徒在宗教、政治、经济上感受到了某种天主教的威胁，由此衍生出一种强烈的本土主义排外情绪。

世纪之交美国宗教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壮大。19世纪天主教徒的两次大移民浪潮，使美国的天主教徒人数激增，天主教教会日益壮大，其教徒人数从1890年的734万多人发展到1920年的1800万人，达到6个美国人中有一个天主教徒，3个信教者中就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程度，到1929年更是猛增到2000多万人。一战后，美国天主教由一个“边缘教派”逐渐发展壮大以至成为美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从单纯的移民宗教渐渐转化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大众宗教。1926年，第28届国际圣餐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参加人数达到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在整个20年代，天主教团体NCWC<sup>[10]</sup>除关注国内政治的事务、力图对美国政府的国内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之外，还一度把目光投向美国以外的天主教世界，这些都说明了美国天主教教会势力在国内以至世界范围内地位的上升。呈上升趋势的罗马天主教发展势头与同一时期新教势力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这重新引发了社会上以三K党为核心的反天主教情绪的高涨。

19世纪末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发起了美国天主教“美国化”运动，这是一次旨在将天主教纳入本土文化轨道的宗教革新运动。它反映了发展壮大了的美国天主教需要获得社会承认和平等地位的决心，但是天主教的“美国化”问题一度引起教会内部的分裂，教会围绕这一问题分成两派：“自由派”，即所谓“美国人”（多数为新教徒）认为，教会对天主教徒同化入美国主流方面应采取积极态度，加速新教成员的“美国化”，并支持宗教自由主义、容忍教派差别；而“保守派”则希望保持天主教的特色和传统，并拒绝迁就“美国化”。天主教“美国化”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

## （二）世俗化进程中宗教的“衰弱”

人们用“世俗化”来表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边缘化或不断式微的处境和现象，认为世俗化就是理性、科学、个体自主性的增强和宗教势力的衰弱、教会影响力的下降。在中世纪的一千多年中，基督教占据并统治了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受到了挑战，基督教的影响力日渐衰弱。

在中世纪，“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主宰着西方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并通过影响社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乃至日常生活方式等与现实社会运行和发展联系起来。”<sup>[11]</sup>教会为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做出了解释，世俗世界的出生、死亡、灾难、幸福都有神圣的意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受到了挑战，基督教开始了一个长达数世纪的世俗化过程。

“世俗化”最初是随着宗教战争的兴起而出现的。中世纪，教会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财产，经过战争，许多土地和财产逐渐脱离教会的控制，而落入世俗权力之手。在罗马教廷的法规中，“世俗化”用来表示神职人员的还俗。文艺复兴是一个人性全面解放的时代，“世俗化”生活得到了肯定，但人文主义思想家仍然把信仰看作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从生活中完全排除神圣的因素，他们所怀疑和反对的与其说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倒不如说是中世纪的教会制度。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理性的高扬加快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尼采曾经说过人亲手用科学杀死了上帝，罗素在描述这一现象时认为，宗教在与科学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步步退让，几乎已经被彻底挤出了世俗文化的领域。科学能够给人提供一种完全世俗化的世界观，它不依赖人和神圣的权威，只相信由实验和观测带来的证据。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人们不再需要神权的庇护，教会也不能再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

世俗化过程使得人们的主观意识也“世俗化”起来。世俗化进程促使传统宗教对于世界的看似有理性的解释全面崩溃，现代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不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哈维·考克斯认为“人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庇护中解放出来，也是人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向‘此世’”。<sup>[12]</sup>世俗化进程使宗教生活领域与世俗生活领域进一步分化，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教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其精神力量却变得相对微弱，教会失去了它对人民比较基本的习俗的绝对控制力。

20 世纪初叶美国教会在教徒数量和物质势力上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盛况。陪审员信仰上帝，教师要能解释圣经，有些州的法律规定“主日”必须举行宗教仪式，仿佛这是美国宗教的“黄金时代”。“可以肯定地说，用除了感化以外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教会到 20 世纪初势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教徒，几乎每一个人都加入某个教会”<sup>[13]</sup>。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很少有人是为了能博得参加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北安普敦教区的美名。20 世纪标准的耶稣教徒继承自己的宗教就同继承他的政见一样，也许更加处于轻率从事，根本分不清各教派之间的区别。他加入某个教会纯属偶然，坚持这种归属关系也是习惯使然。他以惊讶的心情参加每周一次的主日礼拜仪式，并且相信他参加教会礼拜是给予牧师和他的教区的一种恩惠和善举。教会成为某种‘需要赞助’的对象，就像某些年老的亲戚一样，对象的要求是模糊不清的，但却是不可逃避的。”<sup>[14]</sup>人们去教堂却不再主要是因为信仰，并且很少有人会承认在宗教、教会和道德品行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关联。

教会虽然在物质上达到空前强大，可是其精神力量却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微弱。<sup>[15]</sup>教会失去了它对人民比较基本的习俗的绝对控制力：举行家庭祈祷和熟谙圣经的人在新的一代中是少见的；人们开始认为结婚和离婚太重要了，不能再受教会批准的限制；宗教戒律对于两性的关系、节制生育、结婚与离婚不再有约束力了。

教会不能再满足美国社会精神上的需求，于是大都放弃了教会的道德功能，而履行一种世俗的功能，即作为社会组织在起作用。教会更多地注重社会改革、关心社会事务，教会参与禁酒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呈现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许多美国人，尤其是(但不完全是)那些有炽烈宗教信仰的人，期望通过采取道德和理智的手段来实现改革。教会和慈善机构，就成了进行改革最合适的机构。禁酒运动就是他们推行的社会改革之一。兴起并风靡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福音运动<sup>[16]</sup>对禁酒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社会福音派教徒采取布道的形式，向人们宣扬社会改良思想，他们指出酗酒不仅是一种坏习惯，更是一种罪孽，售酒商出售威士忌破坏了安息日的规定，酗酒使得男子不肯履行赡养家人的义务。他们认为，酗酒是一种罪恶，禁酒是所有忠于上帝的战士都必须参加的圣战。<sup>[17]</sup>正是由于宗教势力的介入，才使得禁酒活动走向轰轰烈烈

烈。

此外，20 世纪初期的美国教会也面临新时代所带来的物质享乐和精神解放两方面的严峻挑战。青年一代强烈地要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投入到消费享乐的时代大潮之中，一些反传统的知识青年将“清教主义”竖立成批判的靶子，对之进行猛烈的批判。

“无论何处，只要财富增长了，那里的宗教本质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了。……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世的一切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sup>[16]</sup>20 世纪初期，世俗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会对宗教禁欲主义造成巨大冲击。新教伦理认为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世俗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使得宗教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对此世的关注成为生活的主流态度。从那时起“在道德与行为领域，以前为教会所推崇的神圣价值现在遭到了新的理想的挑战，它强调理性高于宗教信仰，对今生快乐的追求超过对来世天国的任何希望。”<sup>[19]</sup>获利于战争工业的美国，在 1919 至 1929 年十年间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第一强国，它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标准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娱乐，国家经济文化生活模式开始变化，商品的大众化成为可能。各种行业的企业法人想方设法地把讲究消费享乐的风气扩散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刺激人们形成一种追求现时的刺激、满足和快乐的新“美德”，即战后美国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消费道德。<sup>[20]</sup>在这个时代里，城市、汽车以及公众娱乐活动对于传统宗教伦理而言具有瓦解性的诱惑力。

“20 世纪 20 年代那十年是经济繁荣、讲究物质享受和玩世不恭之风盛行的十年。”<sup>[21]</sup>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消费享乐的价值取向已是大行其道，青年们“吸卷烟、饮非法贩卖的酒精饮料、购买最时髦的服装和化妆品”，同时，他们也正是用这种满足此世的消费享乐态度来参加“向清教主义造反”的大运动。<sup>[22]</sup>

与在生活消费领域的享乐之风盛行相呼应的是在文化界的“反清教主义”运动，如果说，出于本能的消费享乐行为是对宗教控制力的自发对抗，那么知识青



年倡导的“反清教主义”运动则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宗教文化控制力的自觉的反叛。

一般而言,宗教包含信仰与道德两个层面的价值体系。美国清教在神学层面,表现为教规教义等基本的宗教信条;在道德伦理层面,主要表现为虔诚、诚实、节俭、勤勉、节欲、内省等。清教道德伦理观念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要精神气质,对美国国民性格的塑造和早期历史演进影响至大,不止于此,清教伦理观念此后从各方面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思想和文化。

进入二十世纪后,清教在教义方面的影响日趋微弱,但其在道德与世俗层面的影响仍然在美国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到 20 年代,受到巨大冲击的不仅仅是清教本身,青年一代更是将反叛的矛头直指教义所衍生的道德伦理层面。一些反传统的知识青年将“清教主义”竖立成批判的靶子,对之进行猛烈的批判。“在他们眼中,‘清教主义’代表了思想保守、道德伪善、功利主义等许多方面:它漠视精神生活、美学价值和人的想象力;它压制新思想、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它反对饮酒、自由诗和心理分析。文化青年给它画一幅难看的嘴脸,然后朝它吐唾沫。它代表了一切罪恶和一切文化反叛者不喜欢的东西。”<sup>[23]</sup>在海明威成长过程中,他有意根除奥克帕克村在他身上遗留的新教影响痕迹:“虽然还不足 20 岁……已不愿再受自命公正的父母以及伪装神圣的家乡的宗教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了”<sup>[24]</sup>。

青年一代把与新教传统的对抗表现得十分张扬,但事实上他们深受传统的影响。在他们心理成熟最关键的年龄,家庭、学校、教会都给他们灌输了传统思想,这种影响潜移默化,顽强地存在,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摆脱。<sup>[25]</sup>20 年代海明威居留国外期间,自己承认那时他仍恪守宗教信条和戒律。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也曾为强加于他的这一宗教观念而遗憾地表示:“你既已将这些虚假观念深植于你的脑海中,它也就伴你终身。”<sup>[26]</sup>海明威“自青年时代起就逃离了奥克帕克,去密执安、蒙大拿、巴黎和威尼托等地,他想用这些地方来取代奥克帕克村对他的影响,但终其一生,他还是保留了那些传统——辛勤的工作,自我奋斗的精神,真心实意的为人作风和力戒邪恶等耶稣教信条。”<sup>[27]</sup>

20 年代,在宗教对世俗世界的影响控制力相对衰弱的趋势中,青年们赶上了突然到来的消费时代,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抛开曾经约束他们父辈的道德观念,在商业繁华如梦的 20 年代,随心所欲的享受生活的乐趣,大肆

贬损“清教主义”，但同时却又难以真正挣脱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的影响。

## 二、文本与历史的呼应——《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宗教状况

《太阳照常升起》广泛地展现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宗教状况。犹太人罗伯特·科恩是小说中反犹主义替罪羊。天主教神父与比尔的对望分明弥漫着教派冲突的硝烟。比尔与杰克对“清教徒”这一称呼的特殊使用呼应了 20 世纪初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清教主义”运动，这种反清教传统的运动在青年们开怀畅饮的消费享乐生活中得到了极致展现，而这些恰恰就是教会对习俗绝对控制力衰弱的表现。青年一代把与传统的对抗表现得十分张扬，但事实上他们也深受传统影响，罗梅罗的爱情使得“新女性”勃莱特面临传统与现代的两面夹击，抉择中，暴露出她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质。

### （一）哀嚎的科恩：《太阳照常升起》中反犹主义的受害者

罗伯特·科恩出身于纽约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又是一个古老世家的后裔，并且在普林斯顿大学收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有着健美的体格、良好的教养以及优雅风度的男士。但是，他的犹太身份使他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品质变得极其具有颠覆性。

20 世纪 20 年代是反犹主义猖獗的年代，作为犹太人，罗伯特·科恩富有的家世、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以及健美的体格都可以转变为一种对美国的威胁。在美国，犹太人因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而被辱骂成“美国经济的摄取者”，新教徒害怕犹太人利用大学教育同化到美国‘白人’文化之中，以常春藤联盟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相继采用限制犹太人入学的措施。罗伯特·科恩正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才有了一种低人一等的心理感受，“进普林斯顿大学以前，从来没人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因而和其他人有所不同。”<sup>[28]</sup>从十九世纪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诺尔道提倡用“体育”、“运动”来打造犹太人的新的身体以此来反抗那种“犹太人天生神经衰弱”的观点，向权威统治地位的白人男子汉气质的身躯发展。科恩有着健硕的网球运动员、拳击手的身体，如同诺尔道所说的“肌肉犹太人”<sup>[29]</sup>，无疑会加剧了美国本土人士的危机感。所以，在小说中，对于犹太人科恩而言，

说他有着富有的家世、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健美的体格无异于将他推向反犹主义的风头浪尖，成为众人排挤和敌视的对象。

小说将罗伯特·科恩塑造成一个几乎声名狼藉的家伙。他企图用两百镑打发掉他的老情人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当着杰克的面以无比锋利的言辞嘲讽科恩：“你起先只想给我一百磅，罗伯特，对不？但是我硬是要他给我两百。他确实非常慷慨。是不是罗伯特？”<sup>[30]</sup>当杰克发现罗伯特·科恩以一种急切的目光看勃莱特时，他立即用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来揶揄科恩：“她（勃莱特）拿着酒杯站着，我发现罗伯特·科恩在看她。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活象他那位同胞看到上帝赐给他的土地时的神情。科恩当然要年轻得多。”<sup>[31]</sup>勃莱特与犹太人科恩一起在圣塞瓦斯蒂安度假触怒了很多，比尔很不理解她为什么会选择犹太人科恩，迈克则刻薄地直接责备勃莱特不应该跟犹太人搞在一起：“勃莱特跟别人搞过，但是他们都不是犹太人”。<sup>[32]</sup>他们可以原谅勃莱特的滥交，却不会原谅她选择过一个犹太人。勃莱特对罗伯特·科恩阴柔的纠缠感到厌恶，她的拒绝最终使科恩风度扫地。

罗伯特·科恩是小说中笑柄，并且是犹太人，这两件事不会是简单的巧合。科恩就是《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中反犹主义的替罪羊，正是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才四处遭到恶意的嘲讽、歧视和排挤。

科恩也痛心于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嘲笑和歧视，为了抵御在普林斯顿大学被作为犹太人对待感到的压抑感，他痛苦却仍然一丝不苟地学打拳击，在拳击中发泄，并一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中量级拳击冠军。在与强手的交锋中，留下了一个扁平的鼻子，杰克嘲讽地说这“使他的鼻子变得好看些”<sup>[33]</sup>，因为这样一来犹太人的高鼻梁的特征就不明显了。运动还使科恩还练就了一个强壮的身体，健硕的网球运动员、拳击手的身体，向权威统治地位的“白人”男子汉气质的身躯发展。但是，即便科恩做的像美国本土白人清教徒一样，他依然被贴上犹太人的标签，受到排挤，最后“带着痛苦的自我感觉和扁平的鼻子离开普林斯顿大学”<sup>[34]</sup>。普林斯顿大学的马球衫是科恩掩饰犹太性的另一个道具。可以推测科恩是从作为普林斯顿的学生时开始穿马球衫来掩盖他的犹太性和避免被作为犹太人对待的，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到他 34 岁还在穿。

但是科恩所有的掩饰犹太性的努力都不能改变他被当成犹太人对待的命运。科恩彻底失去勃莱特以及杰克的友谊后的痛哭是他彻底失败的象征。“科恩在哭。

他就在那里，趴在床上哭。”“他在哭。他的哭声很滑稽。”<sup>[36]</sup>科恩埋头痛哭，恰似在哀嚎那个无法改变的受辱的命运，他的扁平了的鼻子、健硕的身体和白色的普林斯顿大学的马球衫都无济于事。

科恩的形象印证了小说的时代性，它所体现的反犹主义是 20 世纪初期猖獗的本土主义的症状反映，是时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反犹的时代，科恩只不过是那只反犹情绪的替罪羊。

## （二）火车上的对垒：新教与天主教矛盾的注脚

在开往西班牙的火车上发生了这样一幕：占了七个车厢的美国朝圣者预定了餐车，其他人只能等到他们用完晚餐才能吃饭。跟杰克和比尔坐一个车厢的一家美国人混进了餐车。

“他们以为我们是磕头虫呢，”那个男的说。“由此可见天主教会的势力。可惜你们两个不是天主教徒。不然你们就吃上饭了。”

“我是天主教徒，”我说。“就因为这样，我才感到这么恼火。”

等到四点一刻，我们才吃上午饭。比尔最后发火了。他拦住了一位领着一行吃完饭的清教徒往回走的神父。

“什么时候能轮上我们这些新教徒吃饭，神父？”

“这件事我一点也不清楚。你拿到就餐券没有？”

“这种行径足以逼一个人去投奔三 K 党”，比尔说。神父回头盯了他一眼。

[36]

杰克和比尔所乘坐的列车上这群来自美国的天主教朝圣信徒占了足足七个车厢，他们从罗马朝圣归来，正在去往比亚里茨和卢尔德的朝圣旅游之路上。这些占据七个车厢的美国天主教徒恰恰从一个小的侧面印证了美国天主教会势力的壮大。

美国男人称这群天主教徒为“磕头虫”，这个称呼来源于新教与天主教在宗教礼仪方面的分歧，天主教在礼仪圣事上坚持繁复的礼节，而新教各派反对天主教的繁文缛节。美国男人使用这个称呼表明他对天主教徒嘲讽态度的取向，反之，

即说明他是站在新教的情感立场上的。

比尔在此处自称“新教徒”，并且以“三 K 党”来叫嚣天主教神父。20 世纪初期，天主教移民的增加壮大了美国天主教徒的队伍，随着天主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它逐渐成为美国本土主义的最大威胁。“三 K 党”是以“天主教威胁论”为主要观点的 20 世纪初期美国本土主义的主要代表，比尔的笑话挑明了当时美国白人清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尔与神父充满火力的对视，成为《太阳照常升起》为当时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紧张关系所做的形象化注脚。

对于火车上的这个群体，在短短几行文字中竟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称谓，美国男人称之为“磕头虫”、“天主教会”，叙述者则谓之“清教徒”。通过文本中的一些线索，很容易认证在火车上的朝圣者是来自美国的天主教徒，因为“卢尔德”、“磕头虫”这些线索无疑指向天主教的圣母信仰和严格的宗教礼仪，从比尔自称“新教徒”以“三 K 党”来叫嚣神父的举动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个判断，但是，叙述者为何用“清教徒”来称呼这些美国的天主教徒呢？

### （三）清教主义：规避与反叛

在火车上的朝圣者应该是天主教徒，但是比尔和杰克却都以“清教徒”来指称这些来自美国的天主教徒。

“原来他们是这号人。朝圣信徒。该死的清教徒。”

“那帮清教徒把餐车给包了。”

在杰克的叙述中也以清教徒称呼他们：等到四点一刻，我们才吃上午饭。比尔最后发火了。他拦住了一位领着一行吃完饭的清教徒往回走的神父。

比尔则这样表述自己：“什么时候能轮上我们这些新教徒吃饭，神父？”<sup>[37]</sup>

清教（Puritanism）是在 16 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国教内部分离出来的新教（Protestantism）派别。16 至 17 世纪间，清教徒中的一些人猛烈抨击英国国教制度，因而受到王国政府的打击和迫害，不少激进派清教徒因在国内无立足之地而逃往异国，大部分清教徒都逃亡到了美国。清教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起过重要作用，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

响，所以人们常用“清教徒”表示美国的新教徒。

20世纪20、30年代，以美国作家及评论家亨利·路易·门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向清教主义发动了强势的进攻。门肯以犀利的文笔，在一系列文艺评论及杂文中讽刺美国社会奉为神明的一切价值观念，针砭时弊，当时正是他影响最大的日子。杰克都慨叹：“有多少年轻人的好恶受到门肯的影响啊。”<sup>[38]</sup>在他的定义中，传统清教徒呆板、缺乏幽默感、行为谨慎、思想狭隘、反智性，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糟粕的根源就是来自这些清教徒。“在他看来，他们应为美国文化中的各种问题负责。”<sup>[39]</sup>在门肯的鼓吹下，清教成了落后、糟粕的象征。

杰克通过对斗牛的爱，成功地摆脱了美国人（清教徒）不能有热爱的形象。在门蒙托亚的旅馆中，因为杰克的美国国籍，他的“斗牛迷”身份遭到了人们的好奇与质疑，因为在他们看来深受清教主义影响的“一个美国人是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不可能有热烈的爱好的”<sup>[40]</sup>。在清教伦理中，虚掷时光是万恶之首。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贪睡，凡此种种都应遭受道德谴责。像体育运动，如果它成了纯粹的享乐手段，或者充当满足虚荣心，发泄粗野本能或非理性的赌博本能的工具，则它必须遭到严厉的谴责。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无论它表现为贵族的体育活动还是平民百姓在舞场或酒店里的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背离宗教，因此理应成为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新教徒应该恪守律条、自我节制。而杰克“具有着这份热爱——这不是用什么暗语，也不是用一套特定的提问所能探测出来的”<sup>[41]</sup>，凭借这种对斗牛的爱，杰克冲破了清教主义的牢笼，在这一段，杰克的叙述洋溢着遮掩不住的胜利的喜悦情绪。

20世纪初期“清教徒”、“清教主义”是青年知识分子厌恶和嘲讽的对象，并且他们用这些称呼所厌恶的一切。不管是自称“天主教徒”的杰克还是自称是“新教徒”比尔，他们都对美国的清教主义“不怀好意”，他们用“清教徒”称呼这些来自美国的天主教徒表达了对这些人霸占餐车的行为的厌恶。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世俗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使得宗教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对此世的关注成为生活的主流态度。涂尔干认为“在道德与行为领域，以前为教会所推崇的神圣价值现在遭到了新的理想的挑战，它强调理性高于宗教信仰，对今生快乐的追求超过对来世天国的任何希望。”<sup>[42]</sup>

《太阳照常升起》中四处弥散着及时享乐的人生态度，主人公一行人纵情于

美食佳酿、游山玩水、竞技娱乐。科恩慨叹说：“难道你从没感到你的年华在流逝。而你却没有及时行乐吗？”<sup>[43]</sup>比尔嚼着鸡腿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应该问。我们活在世上转眼就是一辈子。我们还是快快活活的吧”<sup>[44]</sup>。在20年代，上帝的天国在青年们心中还有几余地？他们似乎更加执著于对今生快乐的追求。

《太阳照常升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年代青年享乐生活的画面。在巴黎年轻人享受着毫无拘束的消费快乐，杰克、勃莱特每天都出入各式各样的酒吧、咖啡馆、餐馆、舞厅。大马路饭店、凡尔赛咖啡馆、那波利咖啡馆、拉维涅餐厅、布雷多克斯组织的跳舞俱乐部、舞厅酒吧、雅士咖啡馆、克里荣旅馆、洛东达咖啡馆、多姆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柴利饭店、雅士咖啡馆、有美味冷盘小吃的韦泽尔、和平咖啡馆、里茨饭店、勒孔特太太的餐厅、丁戈咖啡馆……而所有他们活动的场所除了杰克的写字间和公寓都不外于此。喝完咖啡再喝几杯白兰地，从一个咖啡馆赶到另一个咖啡馆，在他们来回奔走的“街道两旁，闪烁着酒吧间和夜市商店的灯光”<sup>[45]</sup>。

在巴黎，他们过得是一种现代都市青年的消费生活方式：饮用美酒咖啡，享受美食，穿着个性化的服装，周末旅行，出入有闲有钱阶层组成的俱乐部。杰克更是对各方面的消费知识都十分在行：“他通晓各种牌子的美酒，掌握海外旅游度假的相关知识，不仅是垂钓高手，还是欣赏斗牛艺术的内行”。<sup>[46]</sup>杰克·巴恩斯的生活是典型的都市消费生活，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待在拉丁区”<sup>[47]</sup>，出入酒吧、咖啡馆、舞会、餐馆等娱乐服务场所，热爱旅行、网球、钓鱼和斗牛，对个人生活的经济运营十分在行<sup>[48]</sup>。

年轻一代是这种新型的消费伦理的拥趸。但是，这种现实享乐的行为却与清教禁欲主义背道而驰。清教伦理认为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年青人一边尽情享乐，一边举起反抗“清教主义”的大旗，以消费享乐作为对“清教主义”的叛逆。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禁酒令<sup>[49]</sup>，“在美国很少有机会品尝到好酒。”<sup>[50]</sup>“你在美国喝不到这种酒吧，呢？”<sup>[51]</sup>禁酒令是用法律手段对人们饮酒自由的限制，但是其背后是宗教势力的强力支持，所以这种束缚归根结底还是要指向“清教主

义”，禁酒令被指为“清教主义”的保守势力在新世纪取得的又一个象征性的胜利。

《太阳照常升起》中旅居巴黎的年轻人时刻都有美酒相伴。白兰地、威士忌苏打、珀诺酒、葡萄酒、利久酒、啤酒、科涅克白兰地、掺水的白兰地、白兰地苏打、香槟酒、穆默酒、CINZANO、鸡尾酒、冰镇香槟酒、陈年白兰地、夏布利伯白葡萄酒、马尔戈庄园牌的好酒、巴斯克利久酒、奥哈酒、马丁尼鸡尾酒。各种品牌、各式饮法，应有尽有。这是一种远离清教伦理约束的自由的生活体验。海明威对自由畅饮的快乐描写得充满吸引力：“啤酒很凉，高筒杯外面结满水珠。”<sup>[52]</sup>“我们上街到那波利咖啡馆去喝一杯开胃酒，观看黄昏时林荫大道上散布的人群。”<sup>[53]</sup>在杰克写字间的底楼，当科恩望着墙边的一箱箱瓶酒时，他说：“这里真是个好地方”。<sup>[54]</sup>

禁酒令被指为“清教主义”的保守势力在新世纪取得的又一个象征性的胜利。“如果把《太阳照常升起》与这场旨在拯救道德的禁酒运动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内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喜欢以小说人物的饮酒行为为把柄来质疑海明威的道德立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上的放浪青年将模仿海明威的人物饮酒视作是时髦的叛逆自由举动。”<sup>[55]</sup>饮酒禁而不止，青年文人把狂饮作为反叛的标志，将饮酒看作是抵制不合理的清教束缚、追求自由的表示。同样，狂欢式的消费享乐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对抗清教主义的姿态。

#### （四）勃莱特：在宗教传统与世俗现代之间的抉择

20 年代的空气中激荡着欢快的爵士乐的旋律，也弥漫着批判和谴责之声。青年一代把与传统的对抗表现得十分张扬，但事实上他们也深受传统的影响。在他们心理成熟最关键的年龄，家庭、学校、教会都给他们灌输了传统思想。这种影响潜移默化，顽强地存在，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摆脱。<sup>[56]</sup>他们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两面夹击，外表的激进和内核的保守，在这一代青年是一组对立的统一的因素，小说中“新女性”勃莱特就体现了激进和保守的两面性。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正是“新女性”形象大行其道的时代。她们放弃了掩盖颈项、手臂和脚踝的传统服饰，卷起了袜子、缩短了裙子的长度，1927 年出现了及膝裙。她们还剪短了头发，有的开始吸烟、喝酒，享受与男性一样的消



遣。女性不再需要从一而终，可以不必再忍受痛苦的婚姻。离婚率在当时不断上升。1914年美国的离婚率第一次突破了10万对，而到1929年仅当年一年的离婚率就超过了20.5万对。勃莱特具备了以上所有“新女性”的特征，穿着时髦、短发、像男人一样抽烟喝酒，离过两次婚。

勃莱特可以说是与传统宗教习俗不能相容的新女性的代表，她追求肉体的欲望，这与基督教宣扬的禁欲主义传统南辕北辙。尽管她真心爱着杰克，离不开杰克，却坚持拒绝跟丧失性能力的杰克结合，“我们不能在一块过，勃莱特？我们不能就那么住到一起？”“我看不行。我会见人就搞关系而对你不忠实。”“和我真正心爱的人在一起也不行。”<sup>[57]</sup>勃莱特在宗教信仰依然虔诚的西班牙遭遇到了愤怒和拒绝：在蒙托亚的酒店里，勃莱特裸露肩膀的衣着深深触怒了他，裸露肩膀成为勃莱特作为堕落女人的标志；勃莱特留着短发，“头发朝后梳，像个男孩子。”<sup>[58]</sup>按照《圣经》的教义，“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sup>[59]</sup>女人剪发、剃发是对自己的头的一种羞辱。勃莱特的短发本身在基督教传统中就是对神的不尊重，而“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sup>[60]</sup>，女人的头，在神的面前只能被遮盖，在圣福明节，杰克一行人随着宗教游行的队伍进入礼拜堂，“勃莱特因为没有戴帽子，在门口就被拦住了”。<sup>[61]</sup>

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一开始勃莱特就和宗教氛围格格不入：

我们跪在一条木质长凳前。过了一会儿，我发觉勃莱特在我旁边挺直了腰板，看见她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面。

她用嘶哑的声音对杰克说：“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吧。使我的神经好紧张。”

.....

“不明白我在教堂里为什么总这么紧张，”勃莱特说。“祈祷对我从来没有用。”

.....

“我同宗教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勃莱特说。“我的脸型长得不对头。”

.....

“你可以祈祷嘛，”我笑着说。

“对我从来没有用。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祈祷的好处……”<sup>[62]</sup>

另一方面，勃莱特身上也具有教会所宣传的良好女性的美德。她对她周围的男人都很照顾，具有“关爱的圣母美德”<sup>[63]</sup>。她试图关爱和呵护身边的男人们，比如她和科恩之间的那段风流韵事，是因为她认为这可能对科恩有好处；她对待迈克也好像是在对待一个小孩，当她离开自己的小团伙去照顾受伤的罗梅罗时，她让杰克把迈克照顾好，并且在临走的时候仍然去看了看迈克的情况；通过小说叙述我们还知道，勃莱特在战地医院照顾过杰克，迈克和她的关系也正是开始于她对迈克的照顾。

勃莱特在罗梅罗的爱情面前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抉择的考验。勃莱特对罗梅罗一见钟情，而罗梅罗是个传统的西班牙男性，他曾为勃莱特背离基督教传统的特征感到丢面子，要勃莱特把头发留起来、变得更女性化一些，他想将她改造成一个遵守宗教传统的西班牙妇女。在与罗梅罗的相处中，勃莱特表现出向传统女性复归的倾向。她不仅照顾罗梅罗，还为了他去教堂做祈祷。勃莱特不信宗教，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她极不适应宗教氛围，但是跟罗梅罗在一起后，勃莱特满面春风地告诉杰克：“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你想象不到”<sup>[64]</sup>。看到礼拜堂的黄墙，她主动提出去教堂祈祷“我们进去看看。愿意吗？我很想为他做个祈祷什么的。”<sup>[65]</sup>这时的勃莱特更像是一个传统的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女性。勃莱特与罗梅罗的相处，是勃莱特向传统女性的短暂回归，但是现实打碎了勃莱特的幻梦，她依然与基督教不相适应。“我们跪在一条木质长凳前。过了一会儿，我发觉勃莱特在我旁边挺直了腰板，看见她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她用嘶哑的声音对杰克说：“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吧。使我的神经好紧张。”<sup>[66]</sup>拒绝认同基督文化社会中的女性定位、无法虔诚地面对上帝的勃莱特是无法融入罗梅罗的世界的。于是她结束了与罗梅罗的关系。对此，勃莱特有着自己痛苦的体认，她意识到罗梅罗为她感到羞耻，希望她留起长发，穿朴素的衣服，习惯家庭生活，这就跟把她放在教堂里一样，会让她很不自在。勃莱特最终选择了保持了自我，罗梅罗想要的那种女人形象，在她看来是可笑的：“我，留个长头发。那会是个什么怪模样啊。”<sup>[67]</sup>她最后放弃了罗梅罗，并宣称“这种做人的准则多少可以取代上帝。”<sup>[68]</sup>

对勃莱特来说，选择离开罗梅罗是她的胜利，她再一次拒绝了基督教社会给

她的定位,保持了自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离开罗梅罗也是勃莱特的失败,是基督教传统的压力迫使勃莱特放弃罗梅罗,而这种压力不仅来自罗梅罗,还来自勃莱特自身,在离开罗梅罗后,她才得到了解脱,一再向杰克表白:“我心里感到怪舒坦的”,“决心不做坏女人使我感到很舒坦。”<sup>[60]</sup>但同时,她也坦白了内心的苦楚:“我的上帝!女人吃的苦头好多啊。”<sup>[70]</sup>勃莱特在西班牙与宗教传统的对抗中,胜利一无所得,失败也一无所获。

### 三、杰克·巴恩斯的宗教态度

杰克·巴恩斯在小说中不断地给科恩贴上“犹太人”、“犹太佬”的标签,他对科恩犹太性的攻击毫无疑问是反犹主义的体现,但杰克的反犹倾向不单单是西方基督教与犹太教矛盾积累的映射,也是杰克对自己的缺陷和科恩的优势的恐惧与焦虑的投射。

杰克·巴恩斯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美国人。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样,他对清教主义的一切都感到厌恶,借力于两大教派之间的对立形势,杰克的天主教信仰使得他和美国的清教主义不仅做到了表象上的泾渭分明,还分明带上了敌对的气息。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海明威笔下的美国人的杰克·巴恩斯,他的身上依然散发出传统的清教伦理的气息,其勇气、理性控制的品格以及勤勉工作的态度都具有深厚的清教主义底蕴。作为天主教徒的杰克·巴恩斯与美国清教有着复杂的纠结。

从巴黎去向西班牙的旅程,是杰克·巴恩斯寻求宗教拯救的朝圣之旅,他在旅途中坚定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同时,杰克的朝圣之旅也充满了审美救赎的现代色彩。杰克渴求宗教的拯救,然而,在急速世俗化和现代化的世界上,宗教的拯救不免显得乏力,具有审美意味的救赎途径成为杰克宗教救赎之旅的有效补充。

#### (一) 杰克与科恩:反犹主义之外

罗伯特·科恩一度是普林斯顿大学重量级拳击冠军。别以为一个拳击冠军的称号会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当时对科恩却是件了不起的事儿。他对拳击一点

也不爱好，实际上他很讨厌拳击，但是他仍然痛苦而一丝不苟地学打拳，以此来抵消在普林斯顿大学被作为犹太人对待时感到的低人一等和羞怯的心情。虽然他很腼腆，是个十分厚道的年轻人，除了在健身房里打拳，从来不跟人打架斗殴，但是想到自己能够把瞧不起他的任何一个人打倒在地，他就暗自得意……<sup>[71]</sup>

这段看似极为平常、冷静的陈述传达出叙事者杰克·巴恩斯对罗伯特·科恩的认识态度，让读者感受到科恩作为一个被嘲讽对象的境遇。杰克对科恩获得普林斯顿大学中量级拳击冠军不屑一顾，进而又对科恩的扁平的鼻子进行费尽心机的嘲讽：“……我始终怀疑罗伯特·科恩大概从来没有当过中量级拳击冠军，也许有匹马曾踩过他的脸，要不，也许他母亲怀胎是受到过惊吓或者看见过什么怪物，要不，也许他小时候曾撞在什么东西上”。<sup>[72]</sup>当科恩说杰克是他最好的朋友，杰克心里想的是“愿上帝保佑你”，显然，他并不这么认为。<sup>[73]</sup>

科恩曾经一度是杰克喜欢的对象，而后逐渐变为杰克愤怒与厌恶的对象。在第一章，杰克表明他对科恩的肯定态度，“我挺喜欢他”<sup>[74]</sup>，但是从第二章开始，“跟他在一起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sup>[75]</sup>科恩的小说被一位相当有地位的出版商接受，他从一个被女人掌控的可怜的男人变成了一位事业成功、得到女士青睐的成功人士。杰克认为，这样的科恩带着他那令人不愉快地性格，令人越来越难以忍受，科恩“不再那么单纯，不再那么厚道”<sup>[76]</sup>。当杰克知道科恩与勃莱特德罗曼史之后，压抑在心头的忌妒最终使杰克对他萌生恨意，驱使自己调弄他，承认“确实恨他”<sup>[77]</sup>。

的确，撇除犹太身份这个因素，科恩还有很多令人厌恶的性格特征，比如科恩对勃莱特阴柔、脆弱的纠缠，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杰克从来都不会让他的读者忘记：科恩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不是杰克一再叨念科恩的犹太性，我们或许根本不会知道科恩是一个犹太人。扁平的鼻子，与白人男性一样的肌肉发达的健硕的身体、普林斯顿大学的马球衫，足可以使他得以在美国主流团体中隐形，正如杰克的叙述透露的一样：“我没有见过他班上的同学还有谁记得他的。”<sup>[78]</sup>

杰克·巴恩斯不断指责科恩的犹太性无疑是反犹主义倾向的表现，但是这不单是宗教、宗族方面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杰克的叙述时常流露出对科恩健硕的躯体的赞赏。他嘲讽科恩“扁平”的鼻子或者“蜡黄色”的皮肤，但是更关注

他网球运动员的身体、拳击手的身体以及把杰克变成练习拳击用的吊袋和与罗梅罗对战的身体。与杰克受过战伤、性无能的身体相比，科恩的身体相当地健康，相比之下，杰克的叙述常常显示出对科恩身体的某种迷恋：“他在网球场上英姿勃勃，体格健美保养得很好”。<sup>[79]</sup>

杰克对科恩的马球衫也特别地关注。“他穿着我们在学校时叫做马球衫的东西”<sup>[80]</sup>。在科恩埋首痛哭的时候，显现在杰克眼里的仍然是那件马球衫：“……趴在床上哭。他穿着件白色马球衫，就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穿过的那种。”<sup>[81]</sup>“……他的哭声很滑稽。他在黑地里穿着白短衫躺在床上。他的马球衫。”<sup>[82]</sup>科恩用马球衫掩饰他的犹太性，而杰克肯定知晓这一点。在科恩痛哭时，杰克再三强调这件普林斯顿大学的马球衫，这件马球衫于科恩意味着掩藏犹太性行为的失败，于杰克而言，这件马球衫已由原先或许是艳羡的对象变为现在嘲笑的把柄。

科恩常常比杰克能更好地体现白人男性的理想境界。科恩曾在以捍卫上流社会白人男性文化的常春藤盟校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受过教育，但我们无从知晓杰克在哪里或者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科恩是纽约富有而古老的家族的成员，而杰克只是一个失去了根基的旅居国外的流浪者。因为科恩是如此接近白人男性的理想，他成为杰克最大的威胁。不难理解，这才是杰克忌妒、厌恶科恩的内在原由所在。杰克无法表现出男性气概的理想形象，这种失败导致他采用一再诋毁科恩的犹太性的方式来补偿他的缺失。

嫉妒使杰克在叙述中不断地给科恩贴上“犹太人”、“犹太佬”的标签。杰克把他的最糟糕的恐惧和焦虑投射在科恩身上，科恩就是那只永久的犹太替罪羊。杰克将反犹主义作为攻击科恩和进行自我保护的武器，结合与20世纪初期反犹主义猖獗的时代背景，杰克对科恩犹太性的攻击无疑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 （二）天主教徒杰克与清教主义的纠结

小说中再三提及杰克·巴恩斯的天主教信仰。第九章，在天主教徒占据餐车的列车上，杰克说：“我是天主教徒”<sup>[83]</sup>；第十章，杰克在教堂里“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sup>[84]</sup>；第十二章，比尔问他：“你真的是天主教徒吗？”杰克回答：“按规定来说，是的。”<sup>[85]</sup>

小说中，杰克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美国人。天主教信仰使他在法国、西班牙

等天主教国家能够得到宗教上的认同，得到熟知当地风俗的便利，另外，不容忽视的另外一点是，杰克的天主教徒身份还使得他与美国的清教徒划清了界限，远远地避开了当时受到知识分子猛烈袭击的清教主义的阴影。

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手稿中，被海明威删掉的一部分提及了杰克与他信奉清教的母亲之间的关系，手稿中杰克对信仰清教母亲的道德观和其他观点都抱有偏见。少年杰克所激烈反对的就是他母亲信守的清教徒的教义和行为，以至于作为一个孩子的杰克就发誓不要跟清教主义有任何的关系。<sup>[86]</sup>

在火车上的朝圣者是来自美国的天主教徒，但是杰克和比尔都以“清教徒”来指称这群霸占餐车的天主教徒，透露出他们对清教主义厌恶。当美国男人说：“可惜你们两个不是天主教徒”——很有可能就是清教徒时，杰克立即反驳说：“我是天主教徒”，杰克偏偏在此时才透露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恐怕是急于要和此时“臭名昭著”的“清教徒”利落地划清界线。

杰克的天主教信仰使他可以借力于美国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费吹灰之力就与美国的“清教主义”摆脱关系。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是美利坚民族神话的一个重要部分，早期宗教文化的某些因素普遍存在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清教徒的特征是如此地被内在化了，以致大部分美国人对其完全没有意识，甚至被认为只是一些喜剧笑料而已。其实，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美国人，杰克·巴恩斯同海明威一样，身上依然存有古老的清教伦理的影响的痕迹。

海明威在作品中推崇的“英雄准则”、勇气、自制和尊严，都是非常传统的概念，与美国清教主义伦理美德一脉相承，“重压下优雅”的杰克形象透露着海明威所生长的清教环境的影响。

“海明威在以保守的中产阶级为主的橡树园小镇上长大，清教徒严格的宗教意识和种种清规戒律在小镇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海明威的父母都是恪守清教规则的新教徒，完全按照清教徒的道德准则来管教孩子。海明威成年之后离开了橡树园，但是来自橡树园的宗教道德传统却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sup>[87]</sup>这种清教传统的影响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杰克所具有的勇气、坚韧的品格和理性控制的特征散发着浓浓的新教气息。

海明威式的硬汉英雄的典型特征就是富有勇气，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低头。而

“作为英格兰清教徒的北美移民,美国人最初的生存环境是极为恶劣的,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同大自然、土著人抗争,因而逐渐形成推崇勇气,强调通过个人奋斗和拼搏获得个人的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生活信念。”<sup>[88]</sup>杰克·巴恩斯曾亲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身体收到了伤害,战后他担任了美国一家报馆的驻欧记者。他是一个有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以巨大的毅力,默默地忍受着生活中的痛苦,以一种超然、洒脱的态度去迎接生活。<sup>[89]</sup>

由于生理上的伤,杰克一再克制自己对勃莱特的感情,与科恩流露出的使人反感的哀怨和迈克不可克制的抱怨相比,杰克在情人面前也是充满自尊的男子汉。这种善于自我控制的性格特征也有着清教传统的源头。新教禁欲主义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它摒弃了基督教从计划的来世性和荒谬的自我折磨来实现禁欲主义的方式,发展为一种能够在世俗世界中克服自发的欲望、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的行为。这种积极的自我控制是清教最重要的实际理想之一,在清教徒那里都可以看到那种对平静的自我控制的推崇,这种自我控制至今仍然是最典型的英美绅士的特征。由于杰克在生理方面的创伤,可以说他不得不过一种禁欲的生活,正是在这种禁欲生活中,杰克学会了忍耐和控制。

杰克也没有抛弃老一辈清教徒所信奉的劳动美德,他仍坚持勤勉劳动的信条。科恩曾经在杰克工作用的打字机的嗒嗒声酣然入睡。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杰克总是在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后才去休闲、娱乐。小说中,杰克先后有四次叙述了自己的工作情况:第二章,杰克在编辑部紧张地工作了两个多小时,将所有的稿件都发走后,才与一直等候着他的科恩去喝酒;第四章,勃莱特在清晨四点半来找杰克一起去吃早饭,并倒上德国穆默名酒佐餐,杰克则说,“上午我还得工作”,“跟你比,我太落后了,追不上了,和你们玩不到一块去”;第五章,清晨,杰克步行去编辑部上班。一路上,行人都是上班去的,杰克觉得“上班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第八章,勃莱特去圣塞瓦斯蒂安度假,科恩也不再来打搅,杰克为了能在六月末去西班牙度假旅游,每天勤奋工作,还经常到写字间加班。<sup>[90]</sup>

杰克的勇气、理性控制的品格以及勤勉工作的态度具有深刻的清教传统底蕴,作为天主教徒的杰克·巴恩斯与美国清教有着复杂的纠结。

### （三）杰克·巴恩斯的朝圣之旅与审美救赎

从巴黎去向西班牙的旅程，是杰克·巴恩斯寻求宗教拯救的朝圣之旅，杰克在旅途中坚定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然而，宗教在近千年的世俗化进程中已丧失了定义一切的神圣性、整合性，20世纪初，天主教信仰已经承担不起救赎的重任，杰克在宗教之外寻求着审美救赎的代偿。

从巴黎到西班牙，杰克·巴恩斯去布尔戈特山区钓鱼、参加潘普洛纳圣福明节的狂欢、观看斗牛仪式，同时也参观古老而伟大的教堂、做祈祷和参加弥撒仪式。

在巴荣纳，杰克·巴恩斯参观了法国南部最好的哥特式教堂之一——巴荣纳圣玛丽亚大教堂，“这教堂看来很讲究，象西班牙教堂那样精巧而阴暗。”<sup>[91]</sup>毫无疑问，杰克的描述显示的对它的喜爱。

到了西班牙潘普洛纳，杰克·巴恩斯拿了斗牛票之后，就走进大教堂祈祷。“我看见那座大教堂就在街道尽头，就向它走去……我走进大教堂……我跪下开始祈祷”。而且，杰克还说：“我第一次看见这大教堂时，觉得它的外表很不顺眼，可是现在我却很喜欢它。”<sup>[92]</sup>

圣福明节开始前，杰克和比尔到布尔戈特山区钓鱼，在他们要离开布尔戈特的那天早上，他们和哈里斯一直走到龙塞斯瓦利斯，参观了整个修道院。

从布尔戈特归来后，杰克提到他曾两次去潘普洛纳的教堂，“接下来那两天里……我去过两次教堂”<sup>[93]</sup>，第二天，圣福明节的节日庆祝活动爆发，他又独自“穿过几条街道到大教堂去望弥撒”，并且不忘告诉读者“圣福明节也是各宗教节日”。<sup>[94]</sup>杰克恐怕是这一行人中唯一一个知晓圣福明节也是个宗教节日的人。

杰克在潘普洛纳教堂进行了祈祷，并为自己是个糟糕的天主教徒而无可奈何：

我走进大教堂。里面阴沉而幽暗，几根柱子高高耸起，有人在做祷告，堂里散发着香火味，有几扇精彩的大花玻璃窗。我跪下开始祈祷，为我能想起来的所有人祈祷，为勃莱特、迈克、比尔、罗伯特·科恩和我自己，为所有的斗牛士，对我爱慕的斗牛士单独一一为之祈祷，其余的就一古脑儿地放在一起，然后为自



己又祈祷了一遍，但在我为自己祈祷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昏昏欲睡，所以我就祈求这几场斗牛会是很精彩的，这次节期很出色，保佑我们能钓几次鱼。我琢磨着还有什么别的事要祈祷的，想起了我需要点钱，所以我祈求能发一笔大财，接着我开始想该怎样去挣，一想到挣钱，我就联想到伯爵，想到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感到遗憾的是那天晚上在蒙马特一别就没有再见到他，还想起勃莱特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可笑的事儿。这会儿我把额头靠在前面长木凳的靠背上跪着，想到自己在祈祷，就感到有点害臊，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但是意识到我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至少在这一阵，或许永远，不过，怎么说天主教还是种伟大的宗教，但愿 我有虔敬之心，或许下次来时我会有的；然后我来到灼热的阳光下，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依然湿漉漉的，我感到它们在太阳下被晒干了。阳光热辣辣的，我靠着一些建筑跨过广场，顺着小巷走回旅馆。

[95]

这段有关祈祷的文字可以说是海明威批评中最棘手的部分。很多批评家粗暴地处理了杰克的这次祈祷，认为这是对祈祷的嘲讽。杰克为他所有的朋友、为钓鱼、为完美的节日祈祷，然后他开始胡思乱想地说自己是一个糟糕的天主教徒，但无法改变，但期望或许下次会变好。不管杰克在此的感受是多么地没有价值，有一点很清楚，他没有拒绝教堂。他在祈祷，然后才得到了糟糕的的天主教徒的看法。

在龙塞斯瓦利斯的修道院，杰克、比尔、哈里斯有如下一席谈话：

“这个地方很出色，”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哈里斯说。“可是你们知道我对这种地方不十分感兴趣。”

“我也是，”比尔说。

“怎么说还是个出色的地方，”哈里斯说。“不来看看不甘心。我天天都想着要来。”

“可是比不上钓鱼，对吧？”比尔问。他喜欢哈里斯。

“是啊。”

我们站在修道院古老的礼拜堂门前。

“路对面是不是有家小酒店？”哈里斯问。“还是我的眼睛看花了？”

“象是家小酒店，”比尔说。

“我看也象家小酒店，”我说。

“嗨，”哈里斯说，“我们来享用它一下。”他从比尔那里学会了“享用”这个词儿。

我们每人要了一瓶酒。<sup>[96]</sup>

哈里斯和比尔在龙塞斯瓦利斯的修道院前的谈话表露了他们的宗教态度。比尔看起来对修道院并不感兴趣，哈里斯强调修道院值得一看，而杰克，除了“我看也象家小酒店”之外，什么也没有说，像平常一样保持沉默。这反映出杰克对宗教信仰话题的闪避态度，沉默使我们无法明确杰克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审视杰克的沉默。

斗牛开始前，勃莱特想为罗梅罗祈祷，要杰克与她一起去教堂：

“那座是不是圣福明礼拜堂？”

勃莱特望着礼拜堂的黄墙。

“是的。星期天的游行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们进去看看。愿意吗？我很想为他做个祈祷什么的。”

我们走进一扇包着皮革的门，它虽然厚实，但开起来却非常轻便。堂里很暗。许多人在做祷告。等眼睛适应了幽暗的光线，你就能够看清他们。我们跪在一条木制长凳前。过了一会儿，我发觉勃莱特在我旁边挺直了腰板，看见她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面。

“走吧，”她用嘶哑的声音悄悄说。“我们离开这里吧。使我的神经好紧张。”

到了外面，在灼热阳光照耀下的大街上，勃莱特抬头凝视随风摇曳的树梢。祈祷没有起多大作用。

“不明白我在教堂里为什么总这么紧张，”勃莱特说。“祈祷对我从来没有

用。”

我们一路往前走。

“我同宗教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勃莱特说。“我的脸型长得不对头。

“你知道，”勃莱特又说，“我根本不替他担心。我只是为他感到幸福。”

“这敢情好。”

“但是我盼望风小一点。”

“五点钟左右风势往往会减弱。”

“但愿如此。”

“你可以祈祷嘛，”我笑着说。

“对我从来没有用。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祈祷的好处。你得到过吗？”

“哦，有过。”

“胡说，”勃莱特说。“不过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灵验。你看来也不怎么虔诚嘛，杰克。”

“我很虔诚。”<sup>[97]</sup>

与勃莱特相比，祈祷时杰克并没有紧张的情绪，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杰克在此申明了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在小说的末尾，杰克返回马德里，与勃莱特谈论信仰：

“这种做人的准则多少可以取代上帝。”

“有些人信上帝，”我说。“为数不少哩。”

“上帝和我从来没有什么缘分。”

“我们要不要再来两杯马丁尼酒？”<sup>[98]</sup>

杰克告诉勃莱特有很多人信仰上帝，然后用马丁尼酒转移了话题。杰克简短的回答往往会被忽视掉。其实，杰克的这句话很像他去参加圣福明节弥撒的叙述方式：“上午，我穿过几条街道到大教堂去望弥撒……有很多人参加十一点钟的弥撒。”<sup>[99]</sup>同样，有很多人信仰上帝，杰克也信仰上帝。

事实上，通过西班牙朝圣之旅，杰克·巴恩斯从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转变成为一位相当“虔诚的天主教徒”。第一次提到天主教是在小说的第四章，在杰克谈及他的伤时，“天主教会可有个绝妙的方法来处理这一切。”<sup>[100]</sup>这句话

表明杰克信仰天主教，他曾因为他的伤而求助于天主教会，但这是早先杰克在英国时候的事情。在巴黎，的确没有看到杰克去过教堂。当去向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开始后，他在塞满朝圣者的火车上吐露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巴荣纳，他进大教堂参观，说很漂亮，但显然没有祈祷，大概是因为比尔和科恩在场。到达潘普洛纳以，他拿了斗牛票，然后去教堂祈祷，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从布尔戈特归来后，在圣福明节日期间，杰克三天去了三次教堂，对一个常以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自称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纪录，他如此频繁地去教堂祈祷、忏悔、参加弥撒仪式，这超越了甚至对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来讲的义务观念，更何况对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所以到后来他承认说：“我很虔诚。”最后他告诉不信仰上帝的勃莱特很多人信上帝。

杰克曾因为战伤求助于天主教会，渴求宗教的救赎。宗教将原欲视为罪恶之源，基督教认为如果消除原欲导致的原罪，人类也就超越了悲剧性的生存。在小说结尾，经历朝圣之行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杰克最终拒绝了勃莱特，证明杰克已经超越了欲望，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拯救。

在小说的叙述中教堂经常出现，但往往都是以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隐隐闪现在暗处，这是对 20 世纪初宗教地位的隐喻，在急速世俗化、现代化的世界中，宗教的救赎不免显得过时和乏力。在以往中世纪的一千多年中，基督教曾经占据并统治了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主宰着西方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并通过影响社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乃至日常生活方式等与现实社会运行和发展联系起来。”<sup>[101]</sup>教会为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做出了解释，世俗世界的出生、死亡、灾难、幸福都禀有神圣的意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受到了挑战，基督教开始了一个长达数世纪的世俗化过程。“世俗化”最初是随着宗教战争的兴起而出现的，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及理性的高扬加快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由宗教改革开始走向世俗化的宗教伦理，在获得巨大世俗约束力的同时，失却了以往的绝对权威性，失去了整合一切的神圣性，曾经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意义的宗教伦理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西班牙——这块海明威心中的净土、古老的天主教国家，也正在汇入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古老的宗教传统正在被美国的消费文化侵蚀。礼拜堂拦住了不戴帽子的勃莱特，但杰克、比尔和哈里斯在龙塞斯瓦利斯修道院古老的礼拜堂对面发现了一家可以让他

们“享用一下”的小酒店，而在圣福明节盛大的宗教游行队伍中，“我们只能从水泄不通的人群头顶上瞧见游行队伍里那些高大的巨像：有几尊雪茄店门前的木雕印第安人的模拟像，……这些模拟像都庄重地随着 riau-riau 舞曲旋转着，象在跳华尔兹。”<sup>[102]</sup>这些木雕印第安人像，其实就是美国资本入侵的一种象征，它最早出现在美国，通常作为雪茄店的标志。小酒店、木雕印第安人的模拟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神圣的宗教事物近旁，西班牙这种商业化、世俗化的趋势在 20 年代末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卡洛斯·贝克曾说：“在西班牙国内到处都有美国的口香糖和可口可乐，这只是这个国家的美国化的一种象征。”<sup>[103]</sup>这种不可阻挡的世俗化、现代化，是我们解读杰克在宗教问题上“糟糕”心态的一把钥匙。

在布尔戈特钓鱼的过程中，海明威通过“龙塞沃”（龙塞斯瓦利斯）引入宗教主题。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与基督教英雄史诗《罗兰之歌》在叙事上是同构。《罗兰之歌》的基本情节是围绕着基督教徒罗兰的忠诚和罗兰的继父加奈隆的背叛展开的，而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一行人的故事也是围绕着忠诚和背叛展开的；在人物设计方面，《罗兰之歌》中的人物包括罗兰、罗兰的朋友奥利维埃、叛徒加奈隆，《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物则包括杰克、杰克的朋友比尔、背叛者科恩；就叙事场景安排而言，《罗兰之歌》中罗兰在荆棘谷的激烈战斗中英勇就义，《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则在经宁静的山谷中钓鱼，由此获得心灵的净化与和谐。《罗兰之歌》中罗兰吹响号角，《太阳照常升起》中在汽车上巴斯克人在杰克把酒袋倒过来正要喝的当儿，模仿汽车电喇叭，嘟嘟的叫了一声；史诗里罗兰在龙塞斯瓦利斯战役中与敌军交战了五次，而杰克等人的钓鱼之旅持续了五天；史诗中罗兰与奥里弗的争吵转变成了小说里杰克和比尔之间“耍嘴皮子”似的调侃；罗兰爬上一座小山，在两棵树下停留，晕倒在树下的草坪上，杰克则走到坝上，背靠着两棵长在一起的树，坐着看书，后来躺在树荫里入睡；在龙塞斯瓦利斯战役第五次交战中，罗兰的战友试图爬山到龙塞斯瓦利斯为垂死的罗兰取水喝，小说中的第五天，杰克、比尔、哈里斯一直走到龙塞斯瓦利斯的修道院，在那里发现一个小酒馆，每个人要了一瓶酒，哈里斯坚持付账，认为这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这种同构的叙事使得小说获得了深层的宗教意义，而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则会发现，海明威或者说杰克·巴恩斯，以山涧钓鱼、饮酒的快乐置换了古代基督教英雄对异教的征战的荣耀，用世俗化的享乐主题重述了发生在龙塞

斯瓦利斯的罗兰之歌。

这种富有现代色彩的置换，贯穿于杰克的朝圣之旅。古代在朝圣路上，一根树枝是必不可少的，既可作拐杖，也可权当防身的利器，此外，还要携带上一只鹿皮皮囊、一个葫芦所制的小水壶以及一口浅锅，以作旅途之需。杰克也带了两样东西：他带了钓鱼竿去西班牙，在潘普洛纳越过教堂买了酒袋，“我注视着街道的两侧，一直走到教堂。这时，我向一个人打听，他拉住我的胳膊，领我到那个作坊去。”<sup>[104]</sup>钓鱼竿和酒袋才是杰克·巴恩斯的朝圣伴侣。

杰克在宗教朝圣之外用现代性的审美方式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救赎，作为宗教救赎的代偿。他钟情于西班牙的自然景色、享受山区钓鱼的乐趣、沉浸在潘普洛纳的斗牛仪式中，最终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摆脱痛苦的纠缠，这些具有审美意味的肯定此岸的生存的救赎途径成为杰克宗教救赎之旅的有效补充。

杰克以审美救赎代偿宗教救赎的乏力，展现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人在世俗化社会中信仰上的尴尬处境和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显示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社会中宗教与世俗两者之间既对立又融合的关系。

## 结 语

美国学者 H·R·斯通贝克认为从海明威最早的作品到他最后的小说，无不具有宗教的基调。《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具有深厚宗教意蕴的小说。在小说中具有宗教意味的符号比比皆是，人物和情节明显呈现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复杂的宗教冲突，展现了在急速世俗化进程中的现代美国人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和在信仰上的尴尬处境，折射出对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民族问题的独特的思虑，同时，小说通过勃莱特和杰克两个人物的不同的宗教态度探讨了基督教在日趋世俗化的时代的命运走向。

深入地挖掘隐含在《太阳照常升起》这部作品里的宗教主题和宗教精神、对其宗教意蕴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为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太阳照常升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有利于揭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底蕴，加深我们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 注 释

[1]历史上的清教主义是指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早期北美移民的宗教、文化传统，但是“清教主义”在20年代美国的文化背景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含早期的清教、文化传统，还涵盖了由清教主义所衍生出来的一切老旧的道德伦理观念。

[2][美]H·S·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48、252.

[3]董小川.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J].美国研究,2004,(3).

[4]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殖民后裔。

[5]新三K党创立于1915年感恩节的晚上,由前世俗传道士威廉·西蒙斯在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的石山上燃烧的十字架下建立,其名称和统一的白色长袍源自重建时期南部的老三K党组织。这个组织的基本信条就是强调宗教和宗族上的纯净,因此他们反对天主教、反对犹太人和受教育不多的下层中产阶级老移民的后代。

[6][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M],杨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8.

[7]Jeremy Kaye. The "Whine" of Jewish Manhood: Re-reading Hemingway's Anti-Semitism Reimagining Robert Cohn. The Hemingway Review, vol. 25, No. 2, spring 2006.

[8]姚运标.美国公共教育中的宗教问题研究[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296.

[9]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22.

[10]NCW即“天主教全国福利大会”(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uncil,简称为NCWC)。



- [11]王天翼、方晓东.西方教育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96.
- [12]张志刚.20世纪宗教观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0.
- [13][美]H·S·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52-253.
- [14]同上,252-253.
- [15]同上,253.
- [16]社会福音运动是新教内部一场组织松散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的美国,一反基督教对“个人救赎”的强调,而提倡对社会承担义务、履行责任。
- [17]<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8803609.html?si=4>.
- [18][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M],于晓、陈维纲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1.
- [19][美]包尔丹.宗教的七种理论[M],陶飞亚、刘义、钮圣妮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2-113.
- [20]依据马尔科姆·考利的观点,旧的清教徒伦理其实是一种生产伦理,它所倡导的努力工作、节俭、个人的主动性和计划性等是在鼓励人们去提高生产率、推迟消费和积累资本,而青年们所奉行的是一种新型的消费伦理,它鼓励消费,这种新型的伦理必然会对清教主义产生强烈的冲击。
- [21][美]H·S·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21.
- [22][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M],张承谟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6-7.
- [23]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7.
- [24][美]杰弗里·迈耶斯.海明威传[M],萧耀先等译.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5-6.
- [25]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8.
- [26][美]杰弗里·迈耶斯.海明威传[M],萧耀先等译.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

司, 1990:5-6.

[27] 同上, 44.

[28]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5.

[29] Jeremy Kaye. The "Whine" of Jewish Manhood: Re-reading Hemingway's Anti-semitism Reimagining Robert Cohn, *The Hemingway Review*, vol. 25, No. 2, Spring 2006.

[30]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55.

[31] 同上, 24.

[32] 同上, 157.

[33] 同上, 4.

[34] 同上, 5.

[35] 同上, 212、213.

[36] 同上, 96-97.

[37] 同上, 94、95.

[38] 同上, 47.

[39] [美]埃默里·爱略特. 那些压抑不住的清教徒们: 争夺典籍之战的幸存者们 [J], 金衡山译. *国外文学* (季刊), 2003(04).

[40]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145-146.

[41] 同上, 146.

[42] [美]包尔丹. 宗教的七种理论, 陶飞亚、刘义、钮圣妮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12-113.

[43]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12.

[44] 同上, 133.

[45] 同上, 28.

[46] 于冬云.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悖论——重读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J]. *外国文学评论*, 2005(03).

[47]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41.

[48] 于冬云.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悖论——重读海明威

的《太阳照常升起》[J]. 外国文学评论, 2005(03).

[49] 美国于 1917 年通过弗尔斯泰德法令, 即禁酒令, 1919 年通过宪法第十八章修正案, 禁止制造、销售含酒精的饮料, 1933 年通过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 撤销禁令。

[50]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64.

[51] 同上, 117.

[52] 同上, 42.

[53] 同上, 14.

[54] 同上, 12.

[55] 于冬云.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悖论——重读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J]. 外国文学评论, 2005(03).

[56] 虞建华. 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48.

[57]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40、62.

[58] 同上, 24.

[59]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M]. 南京: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2:192.

[60]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M]. 南京: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2:192.

[61]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170.

[62] 同上, 227.

[63] 任虎林. 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中女主人公勃瑞特的重新定位[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4).

[64]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226.

[65] 同上, 227.

[66] 同上, 227.

[67] 同上, 264.

[68] 同上, 268.

- [69] 同上, 268.
- [70] 同上, 202.
- [71] 同上, 4.
- [72] 同上, 5.
- [73] 同上, 45.
- [74] 同上, 8.
- [75] 同上, 9.
- [76] 同上, 9.
- [77] 同上, 108.
- [78] 同上, 4-5.
- [79] 同上, 50.
- [80] 同上, 50.
- [81] 同上, 212.
- [82] 同上, 213.
- [83] 同上, 96.
- [84] 同上, 106.
- [85] 同上, 136.
- [86] Linda W. Wagner-Martin. *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01-102.
- [87] 于冬云.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悖论——重读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 *外国文学评论*, 2005(03).
- [88] 王伟. 耶稣意象在海明威硬汉小说中的呈现及变形[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
- [89] 刘久明. “重压下的优雅风度”与海明威的“准则英雄”[J]. *外国文学研究*, 1998(02).
- [90] 于冬云.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悖论——重读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J]. *外国文学评论*, 2005(03).
- [91]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99.
- [92] 同上, 105.

[93] 同上, 164-165.

[94] 同上, 167.

[95] 同上, 105.

[96] 同上, 141-142.

[97] 同上, 227-228.

[98] 同上, 268.

[99] 同上, 167.

[100] 同上, 35.

[101] 王天翼、方晓东. 西方教育思想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6.

[102] [美] 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170.

[103] [美] 卡洛斯·贝克. 迷惘者的一生: 海明威传[M], 林基海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 360.

[104] [美] 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171.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书籍

- [1][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M], 赵静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 [2][美]马尔科姆·考利. 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M], 张承谟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 [3][美]卡洛斯·贝克. 迷惘者的一生: 海明威传[M], 林基海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
- [4][美]海明威. 海明威回忆录[M], 孙强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 [5][美]杰弗里·迈耶斯. 海明威传[M], 萧耀先等译. 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90.
- [6]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7][美]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 美国文学思想背景[M], 房炜、孟昭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8]虞建华等. 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9][美]H·S·康马杰. 美国精神[M], 南木等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 [10]圣经[M].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2.
-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 基督教文化面面观[M], 济南:齐鲁书社, 1991.
- [12]罗竹风. 人·社会·宗教[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13]刘宗坤. 等待上帝, 还是等待戈多?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宗教[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 [14][美]包尔丹. 宗教的七种理论[M], 陶飞亚、刘义、钮圣妮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5][英]T·S·艾略特. 基督教与文化[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 [16]詹姆斯·C·利文斯顿. 现代基督教思想[M] (下卷), 何光沪译. 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 1992.

[17][美]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M], 高师宁译、何光沪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18]张志刚. 20世纪宗教观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9]雷雨田. 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0][德]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M], 于晓、陈维纲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1]赵林. 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2]刘小枫.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5.

[23][英]罗素.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M], 沈海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4][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人性的, 太人性的[M], 杨恒达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5]王天翼、方晓东. 西方教育思想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26]姚运标. 美国公共教育中的宗教问题研究[M]. 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27][美]雅各·瑞德·马库斯. 美国犹太人 1585-1990年:一部历史[M], 杨波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二、中文论文

[28]曹明伦. 海明威死亡意识中的宗教因素[J]. 国外文学, 2004(03).

[29]邹溱. 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03).

[30]赵林. 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差异[J]. 宗教学研究, 1997(02).

[31][美]埃默里·爱略特. 那些压抑不住的清教徒们: 争夺典籍之战的幸存者[J], 金衡山译. 国外文学(季刊), 2003(04).

[32]于冬云. 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悖论——重读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J]. 外国文学评论, 2005(03).

- [33] 杜凤兰. 美国文学中的思想史——清教思想[J]. 社会科学论坛(B版), 2007(01).
- [34] 戴晓东. 荒野中的天国之梦——论清教徒的宗教使命感[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05).
- [35] 李安斌. 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影响[J]. 求索, 2006(06).
- [36] 黄永畅. 论清教伦理在美国的发展历程[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07(07).
- [37] 黄永畅. 论美国清教主义的两面性[J]. 财经界(下旬刊), 2007(06).
- [38] 赵新, 郭海云. 海明威的西班牙情结与他的文学创作[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2).
- [39] 杨莉馨. 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J].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1996(02).
- [40] 韩凤鸣. 宗教历史中的女性地位[J], 广西社会科学, 2002(04).
- [41] 周莉萍. 论二十世纪二年代美国“新女性”[J]. 历史教学问题, 2003(04).
- [42] 任虎林. 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女主人公勃瑞特的重新定位[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4).
- [43] 王伟. 耶稣意象在海明威硬汉小说中的呈现及变形[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
- [44] 刘久明. “重压下的优雅风度”与海明威的“准则英雄”[J]. 外国文学研究, 1998(02).
- [45] 董小川.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J]. 美国研究, 2004, (03).

### 三、英文书籍

- [46] Hemingway Ernest. *The Sun Also Rises*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1962.
- [47] Linda W. Wagner — Martin. *New Essays on The Sun Also Rises*[C],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8] Reynolds Michael. *The Sun Also Rises: A Novel of the Twenties*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8.



[49]Scott Donald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 四、英文论文

[50]H.R.Stoneback. From the rue Saint-Jacques to the Pass of Roland to the "Unfinished Church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J]. *Hemingway Review*, vol. 6 Issue 1, pp2-28

[51]Jeremy Kaye. The "Whine" of Jewish Manhood: Re-reading Hemingway's Anti-Semitism Reimagining Robert Cohn [J]. *the Hemingway Review*, 2006(2).

[52]Mary Ann C. Curtis: *The Sun Also Rises: Its Relation to The Song of Roland* [J],*American Literature*, No.2, May 1988, pp274-280

[53]Ron Berman.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The Sun Also Rises* [J]. *The Hemingway Review*, 1998(1)

[54]Wagner-Martin Linda W. Hemingway's Search for Heroes, Once Again [J]. *Arizona Quarterly*, 1988(44), pp50-68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著

《浅析〈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陌生化手法》，《戏剧丛刊》，2007年04期，第89页，独立完成。

《“老水手”的原型剖析》，《戏剧丛刊》，2008年02期，第71页，第一作者。

## 致 谢

毕业在即，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三年来的指导和帮助，使我能够顺利而欣然地完成学业。首先，感谢我的导师于冬云教授。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亲和的风范和她的言传身教使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踏实前行，她的谆谆教诲永远记于心间。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多次悉心指导促成了论文品质的提升。感谢杨江平副教授对我不吝赐教。杨老师对宗教与文学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功底，非常有幸能够得到她指导和建议。感谢我的同学马振芳、孙爽、王南热情地帮助，他们不吝分享研究资料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

感谢各位曾经教育过我的导师，与诸位导师的相遇，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片断之一。同时我还要感谢 2006 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全体同学，一起度过青春的美丽时光。